

大学生基督教团契的调查与思考^{*}

彭迦叶

内容提要：本文以北京地区部分高校为例，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对大学生中基督教团契的组建和发展、内部结构、主要活动、运行基础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团契已成为大学生基督徒宗教生活的主要形式，是基督教在大学校园传播的重要基地，建议高校和党政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

关键词：大学生 基督教 团契

作者简介：彭迦叶，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一、团契的组建和发展

团契即伙伴关系，源自《圣经》中的“相交”一词，意思为相互交往和建立关系，指的是上帝与基督徒之间、基督徒相互之间因彼此交往而建立起亲密关系。按照《圣经》要求，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应有肢体意识，并过肢体生活，也即团契（Fellowship）生活”。¹现在，团契常被用作基督教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旨在增进基督徒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以及相互分享、相互帮助的集体情谊。因而，大凡基督徒，从最初接触基督教，到频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直至受洗并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都有属于自己的团契。了解大学生中基督教团契的建立和发展、组织和活动，对于把握大学生基督教信仰的全貌，认识基督教在大学校园传播的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在广泛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北京地区部分高校，经由熟识的大学生基督徒引荐，以慕道者的身份参与到一些团契中，亲自观察和体验了团契的聚会氛围。在此基础上，与团契的带领者和主要成员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以好奇和仰慕的心态对他们进行了访谈，把握了他们带领团契、参与团契的大致情况。

作为基督徒的“团结”和“契合”，团契的组建既需要一定的人员构成，也需要一定的物质设施。综观大学生中的基督教团契，无外乎两种类型：一是大学生基督徒自己出于信仰上的需要而组织起来；二是非大学生身份的基督徒，有的是本校教师、毕业生和其他工作、租住在校内及附近的人员，也有的是留学生、外籍教师和其他一些外籍人士，出于自己聚会并在大学生中传播宗教、发展教徒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由于这两类团契组织者的身份不同，发展也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大学生基督徒自己组织的团契往往因缺乏相对独立的活动场所，加上组织者自身的神学造诣和组织能力有限，活动的内容通常不是很丰富，对其他基督徒和慕道者的吸引力也不是很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很容易被其他具有组织背景的团契收编。而非大学生身份的基督徒组织的团契，一般都在大学校园及附近拥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有的是利用居所，有的是专门租房。比如，我们熟悉的K团契就是以居所为聚会点。客厅内除了一组沙发，还有十几把折叠座椅，聚会时可根据人数的多少随时打开。另外一个规模较大的团契F，最初在临街的一家咖啡馆聚会，因为咖啡馆的主人是团契的核心成员，每周日停业一天，把咖啡馆“奉献给上帝”供聚会之用。

^{*}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工委2010年度课题“宗教在当代青年学生中传播的内在机理研究”的部分成果。

¹ 蒋佩芬：《基督徒的灵命与生活》，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年版，第37、41页。

有了完备的物质设施、良好的聚会场景，团契的组织者就可吸引校园内外的基督徒前来聚会，并教导他们以成为一名“牧者”而荣耀。作为“牧者”，有的直接把自己的朋友、熟人引进来，参加团契活动；有的在学校的马路边、绿地上或者食堂、宿舍主动与陌生人搭话，一点点地把话题转到基督教信仰；有的以“交朋友”、“学外语”为诱惑，邀请大学生前来参加“派对”，向他们传播宗教；有的在互联网上发帖，招揽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大学生，之后再组织线下的聚会活动。对于所有的“新来者”，团契的组织者和已经成为“牧者”的基督徒，都会通过种种礼遇和关怀，尽可能地留住他们，使他们在聚会中逐步认识基督教，由慕道到受洗，最后成为新的“牧者”。如此循环往复，团契进入正常发展状态，不但保持了聚会人数的相对稳定，而且还能不断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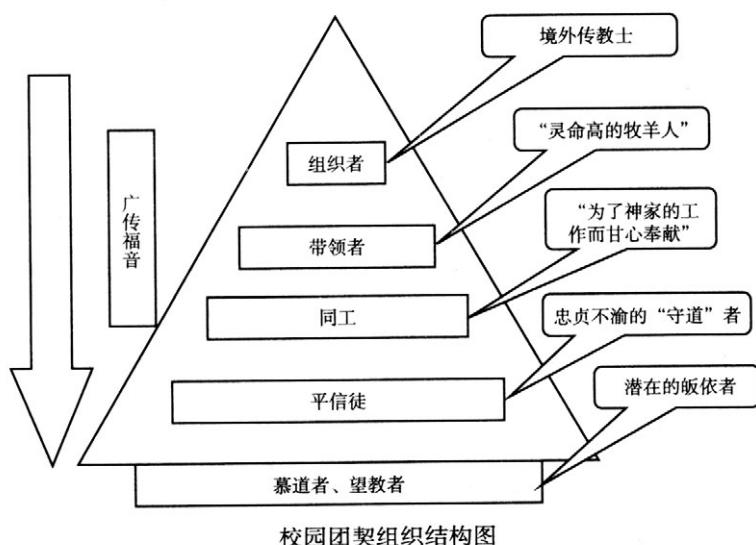
但是，一个团契的人数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人太多了，聚会场所容纳不下，交流起来也不方便。一般而言，人数超过了30人，团契通常会有两种选择：一是聚会地点不变，但团契成员错开时间，分成几批单独聚会。比如，K团契就是因为人数过多而不得不分开聚会，一部分成员继续留在周日上午聚会，另一部分成员则挪到了晚上。二是在团契的骨干成员中培养新的“全职侍奉者”，委托其作为代理人组建子团契，另外选择新的地点，单独聚会。通过这种“母子分离”的方式，团契在大学校园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正如某教会负责人在一次主日崇拜会上所说：“2008年以前，我们教会的发展是人到人的扩张，较为缓慢，人才也容易流失。2009年起，我们开始以堂的形式发展，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某个堂的负责人，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2010年我们的目标是把本教会发展成几个支教会，建立100个堂，发展5000名信徒。”虽然这位负责人的说法有些夸张，多半是为增强团契成员的信心，但我们亲眼所见，该团契的一位女大学生将自己的5000元奖学金一次性地奉献给教会后，这位负责人给了她一个堂的名号，让她自行选择目标高校，招募信徒，组织活动，将该堂发展起来。

二、团契的内部结构

团契作为一种宗教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也有相应的组织体系和权威结构，这是团契得以正常运转并不断发展的基本前提。一般而言，团契的组织者即为团契的最高权威。在大学生基督徒自己组织的团契中，组织者和聚会活动的带领者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从提供聚会场所到决定活动内容，直至主持崇拜仪式，通常都由一人完成。而在非大学生身份的基督徒组织的团契中，规模较小的也可实现组织者和带领者的合二为一；规模较大的和从母团契中分离出来的子团契，组织者一般只负责提供聚会场所，从宏观上决定着活动的内容和方向，而把团契的日常事务，比如吸纳信徒和慕道者参加聚会，确定聚会时间，安排传道人或信徒讲道、作见证，带领聚会者查经、唱诗，为聚会者提供茶水、甜点等，都委托给一个从团契内部发现并培养起来的代理人，组织者本人只需时不时地参加活动并稍加监督即可。

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外国人组织的团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根据中国现行的宗教法规，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宗教活动，这使得他们对直接出面在大学校园组建团契存在一定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受命于委派的境外教会，听从上帝的旨意来中国传福音，这些外国人在我大学生中组建的团契往往不止一个，仅凭其个人力量很难应对多个团契的全部日常事务，也正需要有人能够“全职侍奉”、帮其打理。于是，代理人应运而生。由于代理人在团契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组织者在选择代理人时往往格外慎重。比如，K团契的代理人小英（化名）就是在大学毕业后被韩国传教士J看中并逐渐培养起来的。就小英个人的情况来看，她首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参加K团契多年并已成为核心成员，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这时，出于信仰上“神的感召”和现实中J给指明的出路，就成了K团契的代理人。类似J这样，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大学生中组建团契的境外传教士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比较稳定、可靠的代理人。通过代理人，他们租赁房屋、招揽信徒和慕道者、进行各种宗教活动，成功地避开了外国人在华传教的敏感地带；而代理人

也仰仗他们在背后提供的经济和组织支持，找到了一条“践履上帝使命、求得个人荣耀”的人生之路。在组织者的控制下，代理人发挥本校本土的独特优势，身边很快就能聚集起一批以本校学生为主的基督徒。调查发现，多数大学生基督徒都更愿在校园团契过宗教生活，而不愿意到距离并不遥远、且经过合法登记的基督教堂过宗教生活。这里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参加校园团契的基督徒不少就是经由本团契而最初接触基督教，进而认识教义、受洗入教的，他们对团契以外的教会有着天然的不接受。第二，团契就在校内，而且活动大多安排在晚上，这同去教堂相比，自然便捷很多。第三，团契的参加者大部分是年龄、文化层次、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相对一致的大学生，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加之团契的人数有限，相互之间更容易熟悉，更便于沟通和学习。第四，团契的带领者一般都非常善于组织灵活多样的活动，营造特别温馨的聚会氛围，满足每个参加者个性化的信仰需求，这在校外的建制教会是很难做到的。



正是在团契活动的积极参与中，个别大学生基督徒会因特别“感动”，主动选择“与主同工”，“为了神家的工作而甘心奉献”。他们是团契活动的骨干分子，亦即团契的“同工”。同工是代理人“牧养”的“羊”，紧密地围绕在代理人周围，在积极参与团契活动、热情营造聚会氛围的同时，协助代理人分管团契的侍奉、财务、人员联络等日常事务。一方面，他们和代理人同属于团契的“牧者”，因参加团契的时间较长和对教义的较深理解，在普通信徒中也可拥有属于自己的“羊”，并有能力解决“羊”在向主靠拢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在慕道者决志皈依和信徒信心“软弱”时能够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因“灵命高”也可带领一些团契活动，直至参与团契的决策。比如在 F 团契，每次主日崇拜结束后，10 多位同工都要和代理人一起开会，共同安排下周团契活动的内容，对自己负责的事工发表意见，对遇到的困难一起想办法。当然，在一个团契内“服侍”的同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时会有“灵命”不断前进的信徒加入其中，也会有自认为不能胜任岗位、继续“服侍”可能会损害“灵命”的同工退出来。这样，团契就能够始终保有一批“灵命高”的同工队伍，以坚定的信心、高涨的热情推动着团契的正常运转和不断扩张。除了已经皈依的大学生基督徒外，团契活动中还包括一些初次观瞻的望教者和参加了几次聚会、对基督教感兴趣但尚未完全接受的慕道者。最初，他们或是出于好奇，或是盛情难却，被团契的组织者、代理人、同工或其他成员邀请而至。从来到聚会点的那一刻起，团契就对他们展开了强大的感情攻势。在聚会过程中，试图以温馨宽松的氛围、无微不至的关怀吸引并留住他们。在聚会结束后，经常打电话、发短信、馈赠宣教材料和小礼品；不定期地组

织信徒和他们一起聚餐、过生日；甚至采取“责任到人”的方式，由固定的同工作为“牧者”与他们保持联系，一旦发现他们有松动情绪，流露出“不想再来了”的意思，“牧者”就会主动找来聊天、谈心，想方设法把他们留下来。通过不懈的努力，许多望教者、慕道者一步步地接受了教义、完成了皈依，最终成为团契的正式成员。

三、团契的主要活动

尽管不同团契的组织类型、成员构成不尽相同，但还是开展着大致相同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能够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对他们形成强烈的吸引和震撼。

（一）主日聚会。每到周日，大学生基督徒都会到自己所属的校园团契参加聚会，而团契也会根据聚会者的多少安排一场或几场活动。活动通常由团契的代理人或作为同工基督徒主持。活动开始以后，主持人先带领大家唱赞美诗，这一方面是为了营造“敬拜”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是等候晚来的人。诗的内容多是赞颂上帝的。每个基督徒都会忘情地唱，既是在抒发对于上帝的感激之情，也是在营造团契温馨、纯洁的氛围，每个望教者、慕道者都会被深深地感染。每唱完一首诗，主持人还要说一段祷告词，既是对所唱之诗的有感而发，又是对下一首诗的引导和铺垫，使人感觉整个聚会活动的安排主题鲜明，井然有序。然后，主持人带领大家作祷告。接着，主持人会让每个聚会者说出自己未来一周的主要心愿，并动员大家一起为他祷告，或者相约回去以后为他“代祷”。如果主持人发现聚会者中有新来的陌生面孔，通常还会要求大家都作自我介绍，并对新来者鼓掌欢迎，齐唱赞美诗《欢迎你》。融洽的气氛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能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接下来，进入聚会的中心环节——证道，即由对基督教义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一般是本团契的代理人或外请的牧师、传道人等）结合自己的信仰经历和聚会者熟知的世俗环境，对某段经文或教义作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在调查期间，就多次聆听过这样的证道。比如，某大学教授在讲授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先拿出一个奇妙的晶体，问它是怎样产生的，是主观设计的还是自然形成的；然后，用电脑打出一幅人类进化图，问人是从哪儿来的，是上帝创造的还是古猿进化的；接着，从最简单的原生生物——草履虫讲起，说即使草履虫也有复杂的细胞结构，不可能是进化而来的；最后讲到地球的形成，说人类能够在地球上生存，就在于地球的质量不大不小，地球在太阳系的位置不偏不正，这样的巧合同样是不可能进化而来的。诸如此类，他列举了许多让人感到奇妙的例子，最后得出结论：科学与神不是背道而驰的，神创造了一切，科学只是将神的创造加以发现和利用，现代科学越发达，越能证明神的创造的智慧 and 奇妙。再如，某带领人在证道时给大家读了两条新闻：一条是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美国校园连杀 32 人后，美国大学生在为死难者举行的祷告仪式上，点燃了 33 根蜡烛——他们同时也为赵承熙祷告，希望神能洗清他的罪恶；另一条来自中国，说马加爵在被执行死刑后，尸体无人认领，连他的父母都说没有这样的儿子。面对同样罪恶的两个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她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人在神的指引下学会了宽容和博爱，而中国人由于没有神的教导，身上充满了恶。所以，我们应向美国的大学生学习，以一颗宽容的心去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敌人。我们有责任将这种爱散播到更多人身上，让主来拯救我们的世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证道一般能持续两个小时，现场没有不认真听讲的。就连作为观察者的我们也常常受到很大的震撼，不能不佩服证道的魅力，不能不承认团契的诱惑。证道结束后，一般就到了中午，主持人经常会挽留一些聚会者尤其是新来者一起用餐。饭菜可以从附近的餐馆订购，也可以由聚会者报名，自愿下厨。等饭的时候，人们又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开始“交通”，即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时，带领者还会拿出水果、饼干等，让大家边吃边聊。“交通”的内容可以与信仰有关，也可以无关。房间内人声鼎沸，聚会活动达到最后的高潮。

（二）平日聚会。仅仅主日聚会，是不能满足所有团契成员的宗教需求的，很多团契还会在非主日的

白天或晚上再次聚会，只不过人员少一些，形式简单一些，但内容同样丰富多彩。有时举行查经会，即在带领者或某一熟悉《圣经》的教徒引导下，大家围绕某一主题，共同查阅《圣经》的有关章节，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力图达到对《圣经》的深刻理解；有时举行见证会，即邀请在信仰上有着特别“感动”的人向聚会者讲述自己信主的心路历程、神对自己的恩典和宠爱、神的奇迹在自己身上的显现等，力图用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感召更多的人亲近神、相信神；有时举行祷告会，即由带领者或个别聚会者提议，为某个“兄弟姐妹”生活上的苦难、对于未来的企盼进行集体祷告，甚至相约 24 小时不间断祷告。

（三）集中培训。除了程式化的聚会外，有的团契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比如，针对刚刚接触基督教的人举办慕道班，讲解基本教义，使其熟悉圣经，学会祷告；针对准备受洗的人举办受洗培训，讲解受洗的意义和注意事项；每年的“五·一”、“十·一”和寒暑假，单独或联合其他团契到郊区某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举办“灵修会”，邀请高水平的牧师或传道人讲道，引导大家交流信仰上的心得；针对多数团契成员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定期地举办专题培训，如外语培训、就业培训、婚前培训，这些培训一般都有专门的教材，其中不少还是影印的外文教材，主讲者可以是牧师、传道人，也可以是信仰基督教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四）外出宣教。在《圣经》中，耶稣鼓励他的门徒到各地去传播福音、发展教徒。根据这样的教导，团契都经常性地号召它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对外宣教。比如，在食堂吃饭时，与对座本不相识的人搭话闲聊，有意把话题转引到信仰上来，最后邀请对方来团契观瞻并参加活动。有的团契还组织它的成员去外地宣教，短的一两周，长的一两月甚至更长。一般来说，外出宣教的费用由外出者和团契共同承担。如果外出者承担不了许多，团契就会更多地承担一些。如果团契成员自己有“感动”，想去外地宣教，也可与团契的组织者沟通。得到同意后，团契同样提供部分经费，并招募他人一同前往。为了扩大宣教效果，有境外教会已开始在中国自建“神学院”，从其所属的团契中招募学员，培养本土牧师，以走向全国甚至国外践履“大使命”、传播基督教。

四、团契的运行基础

基督教团契在大学生中的零星出现和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组织聚会到外出活动，从印发材料到提供餐点，从添置家具到租住房间，每一个团契的正常运行，都需要有稳定的财源作为保障。那么，支撑团契运行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在调查中，我们可见的团契收入，只是信徒的奉献。比如在 K 团契，每次聚会活动后都有一个奉献环节，但并不是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奉献，奉献者拿出的也多是一元、两元的零钱。只有个别已经毕业并参加工作的信徒，才会有十元、百元甚至更多的奉献。这样算来，K 团契每月收取的奉献也就几百元到上千元。据其 2007 年 5 月的帐目公开表显示，收入包括“周奉献”、“主日奉献”、“祷告奉献”，合计 1556.9 元；支出包括饭费、水果、电风扇、“每日的饮食”¹、出游植物园等，合计 1236.8 元。表面上看，收支相抵，略有盈余。可实际上，还有一项最大的开支没有统计进来——K 团契在其代理人小英名下租用的那套两居室，每月的房租应该不少于 2000 元。而团契经常举办的集中培训、外出宣教等，也都需要相当的投入。这些钱由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在调查中，我们曾不经意地向小英问起此事，她只是淡淡地说：“我没钱，哥哥有钱。”这里的“哥哥”，即培养小英成为该团契代理人的韩国传教士 J。

可能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以来一些团契收取奉献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将原来的“数额不限，全凭自愿，从不记录”调整为“自定底线，按期交纳，记录在案”，实际上是将奉献变成了一种半强制性的收费手段。比如，K 团契就打破陈规，给每个成员设定编号，每次的奉献都要装进一个

¹ 这里指一种团契自己编印的宣教小册子。

人专属的信封。一旦某成员没有按时、足额缴纳,代理人或同工就会主动提醒并催促。在一次奉献时,我们的调查员谎称身上没有带钱,某同工立即表示可以先借钱给他,让他下次带钱时再还。除了定期奉献,有的团契还不定期地收取房屋奉献、圣经奉献、婚礼奉献等各种名目的奉献。多交奉献的人,被认为是更爱主;不交或少交奉献的人,被认为是不够爱主。还有的团契在紧盯其现有成员奉献的同时,开始追踪已经毕业、不再参加该团契活动曾有成员。如果这部分成员仍在本市工作,就想办法让他们回来参加活动,收取他们的奉献,当然这笔奉献要远远多于现有成员的零星奉献。在更加注重收取奉献的同时,这些团契在开支上也更加精打细算了。还以K团契为例,本来在2008年就实现了“宿教分开”,即代理人的居所和聚会点分属两处,但一年过后,因无法同时承担两处的房租,又放弃了这种做法,重新租得一套公寓,兼作居所和聚会点。与此同时,原先团契活动中一些花费较大的环节也被删减或取消,如不定期的生日聚餐开始由参加者共同承担,惯常的春游、秋游、“集体灵修”等不再举办。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团契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都显得捉襟见肘。以某教会为例,并不见得其旗下的堂比同样活跃在大学生中的其他团契多收取了多少奉献,但它在迅速扩张中不菲的支出,包括房租和每个同工每月1200元的生活补贴,着实令我们咂舌。尤其是眼见其2010年初举办的大型冬令营,200多位同工下榻某三星宾馆三天,每人仅收取180元的费用;而冬令营过后,一拨又一拨的同工(不少就是大学生)接受“大使命”,往全国各地和蒙古、中亚等国传教。这些巨大的支出到底由谁来买单,这是我们调查中尚未解开的谜团。

五、结论和建议

综合本次调查的结果,可以认为,近年来基督教在大学校园的传播和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大学生之所以会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直至皈依,既有大学生寻求心灵抚慰、把握人生意义、拓展交往空间的内在需要,也有社会上宗教文化和宗教活动不断扩展的外在影响。相比较而言,大学生基督徒更乐于参加非建制的团契活动,并且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同学、朋友引进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团契既能营造温馨宽松的敬拜氛围,又能满足每个成员个性化的需要,特别有助于信心的交流、灵命的成长。正是因为此,团契已成为大学生基督徒过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基督教在大学校园传播的重要基地。高校和党政有关部门一定要承认并接受这个现实。对极个别信教大学生,应报以尊重的态度,确保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高校贯彻执行。不能因为他们的信仰特殊就“另眼相看”,无端地把信仰上的差异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更不能站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高度,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但是,尊重信教大学生的信仰自由并不等于放弃党和国家对高校宗教事务的管理。高校和党政有关部门应该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一方面,高校可通过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引导信教大学生到合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过宗教生活,鼓励他们对教义作出有益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阐释,并且身体力行,成为大学生中敬业好学、克己奉献的典范;另一方面,党政有关部门也应与高校协同行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劝阻、制止针对大学生的各种非法宗教活动,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干涉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对绝大多数不信教的大学生,一方面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正确认识宗教的起源、本质以及存在根源、发展规律、消亡条件;另一方面可通过相关选修课的开设,满足他们在文化层面对宗教的浓厚兴趣,正确认识科学家信教、宗教教义“惩恶扬善”等现实谜团。只有把这些课程开设到位并取得实效,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思想上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 and 对待宗教问题,增强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自觉性。

(责任编辑 重 华)